

# 闽南匠人“营造奇技”让木头“会说话”

来到泉州这座世道古城,当你走近一座座“皇宫起”宫殿式闽南大厝,你可能会被那逼真灵动的燕尾脊、鲜艳夺目的剪瓷雕、风格独特的出砖入石所吸引。但当你真正步入建筑内部,你会发现真正撑起整座房子的,是那些看似沉默却“低调奢华有内涵”的木头们。

闽南的营造工匠有一套“手艺魔法”,让这些木头在暗处完美配合:大木作搭骨架、小木作填血肉、木雕饰灵魂,硬是把一座房子变成了会呼吸、会讲故事的“活态建筑”。

□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庄建平 通讯员 林海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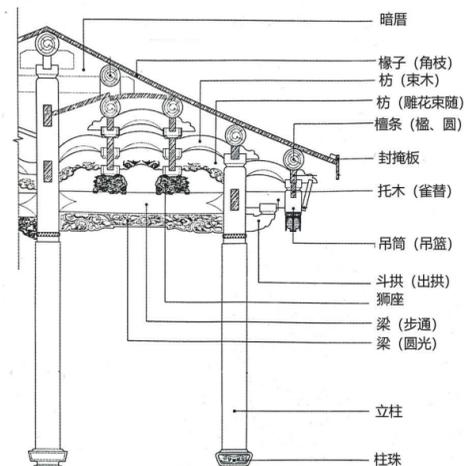


▲泉州董杨大宗祠的梁枋、斗拱、瓜筒雕刻十分精致,涂上彩漆后更显富丽堂皇。(戴涵琦 摄)



▲端虎窗(资料图片)

►木雕为闽南传统民居注入了灵魂(肖培滨 摄)



▲闽南传统民居部分木构件示意图(黄耿煌 制图)



顶堵  
浮雕和透雕,刻瑞兽花草、人物故事、博古图案

身堵  
(疏窗、格心) 视觉中心,装饰精美,通风采光,用条枋或蟠龙纹、博古花鸟透雕,或铜钱纹、海棠纹及吉祥文字

腰堵  
雕刻主题顶堵

裙堵  
负责隐私,不雕刻或只画线脚,或绘花鸟、教育故事彩画

▲吴氏大宗祠窗扇及图解(黄耿煌 制图)

## 閩人智慧·刺桐文脉

“红砖古厝的营造智慧”系列

▼冠扇腰堵上雕的精美螃蟹木雕(黄耿煌 摄)



▲喜鹊梅花木雕(黄耿煌 摄)

►蔡氏古民居狮子推木、垂花木雕十分精美,雀替左雕着人物故事,右雕着征战故事。(陈小阳 摄)

## 大木作定乾坤 力学智慧撑起古厝骨骼

如果把闽南古厝比作一个人,大木作就是撑起整座建筑的骨骼系统。

传统闽南建筑将木作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。大木作指的是负责房屋承重的柱、梁、枋、檩、椽等大构件和斗拱、瓜筒、梁引、托木(雀替)等小构件。它们是决定房屋稳固性的核心。泉州匠人行内有句老话:“大木定乾坤,小木饰门庭”,足见大木作的分量。

泉州地处东南沿海,台风年年“打卡”,地震偶尔“串门”。闽南老祖宗们怎么让建筑抗风抗震呢?聪明的匠人们创造出“穿斗网状(朵状)式结构”,以立柱为垂直支撑,穿枋横向贯穿柱身、斗枋纵向连接,檩条承接屋面重量,相互之间形成一张荷载传递体。

同时,采用斗拱、瓜筒、梁引、托木等小构件,既负责承重、传力、结构支撑等实用功能,又呈现兼具造型装饰、礼制象征的闽南特色,与出砖入石、燕尾脊等交相辉映。

斗拱在柱头、檐枋与梁架、挑檐之间起到过渡承重的作用,负责将屋顶的重量层层分解、传递至柱身,分散梁柱交接处的压力,提升整体稳定性;同时还延伸挑檐出挑距离,有效遮挡雨水。

瓜筒架于梁枋之上、斗拱之下,甚至置于柱头,承接上方梁架、檩条的重量,平稳传递至下方构件,成为木构架垂直传力的“中转站”。

梁引架于主梁与次梁、檩条之间,承接部分屋面荷载,分担主梁的承重压力。同时,将分散的梁、檩、瓜筒等构件相互拉结,使梁架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。

托木,又称“雀替”,设置在梁的端部、枋与柱的交接处,既承托梁枋的端部重量,又填补梁柱交接处的空隙,为榫卯挡风挡灰,也起到装饰作用。

这四类构件相辅相成,共同形成闽南传统民居木构架的“承重——连接——缓冲”体系,既传承中国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法则,又结合闽南气候、地理、民俗做了本土化改良,彰显了匠人们的营造智慧。

这些大木构件之间全靠榫卯咬合、拉结。在闽南匠人口中,这叫“公母相配”——凸的叫“公榫”,凹的叫“母卯”,凹凸相扣,严丝合缝。

闽南传统民居常见的榫卯有燕尾榫、透榫(又称大进小出榫)、半透榫、馒头榫、箍头榫、直榫、银锭榫、十字榫等数十种。不同构件搭配不同的专属榫卯:枋柱相交用大进小出榫,前后拉结柱与柱;檩条与枋木衔接用燕尾榫,横向拉结不散;转角处用箍头榫,牢牢锁住边角;柱与梁垂直结合用馒头榫,风吹地震不移位……这些榫卯像密码一样藏在每位大木作工匠们心中脑海,成为他们的“武功秘籍”。

更绝的是,这种大木作构件凭借着自身柔韧的身姿形成了古建减震“黑科技”:台风来袭时,木构能轻微形变卸力,风停后又恢复原状,避免刚性断裂。这种“以柔克刚”之术让房屋历经百年依然屹立不倒。

## 小木作饰门庭 “细节控”融合审美实用

如果说大木作是骨骼,那小木作就是肌肉、皮肤和五官。门窗、帘扇、栏杆、挡壁、楼梯……这些非承重但关乎建筑品质与外观的部分,统称“小木作”。

这些小木作均具有可拆卸、可替换的特征。它们不仅是功能件,满足闽南家庭生活中的需求与痛点;更是颜值担当,反映主人的审美与价值追求,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先看最显眼、最经典的帘扇。它位于面向天井的门板和墙面上,在北方的“亲戚”被称为“隔扇”。帘扇可不是一整块板,而是被立框和横框分隔成三四部分,从上至下分别为顶堵、身堵(也称为格心、疏窗)、腰堵(有的无腰堵)和裙堵。顶堵和腰堵扁长,多用浮雕和透雕,刻着瑞兽花草、人物故事、博古图案;裙堵负责遮挡隐私,不雕刻,只在边缘画几道线脚,或绘着器物花鸟、教育故事等彩画。

身堵是视觉中心,装饰最为精致,它负责通风采光和颜值比拼:既有柳条枋、圆鼓枋、马鼻枋等直枋条枋,也有蟠龙纹、龙纹、博古花鸟等透雕图案,还用不同形状的枋条拼成铜钱纹、海棠纹、斜格纹等几何图案或“福、禄、寿”等吉祥文字,边缘有的还刻上万字纹、圆形雕花。

夏天,穿堂风通过身堵嗖嗖吹入房间;冬天,可拉上帘扇背后的薄板或薄纱,保暖防风。炎热时甚至可将帘扇拆下,让厅堂变成开放式空间,

透气凉爽;台风天再装回,防风防雨,灵活度拉满。帘扇有时直接作为门板和墙板,将大空间分割为卧室、书房。这哪是门?分明是古代版的百变空间和“智能新风系统”。

再看窗棂。闽南传统民居的窗棂花样百出,按形状分有方窗、圆窗、八角窗、满月窗、扇形窗等;按纹饰分,有钱纹窗(招财)、葫芦窗(福禄双全)、书卷窗(书香门第)、宝瓶窗(保平安)、花鸟窗(富贵花开)……每一种都藏着主人的小心思。作为侨乡,泉州人还把西式卷草纹、百叶等南洋元素融入窗棂中,成为海丝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。为了避免建筑过高导致门太高,工匠们还巧妙地设计了屋顶花格窗(也称横批窗),把它安装在板门、帘扇、太师壁上,组合采用圆形纹、斜格纹、古钱纹、水波纹、海棠纹等,通风、透光又美观。

最具闽南特色的是螭虎窗。螭虎是古人糅合龙虎的形象创造的瑞兽纹饰,代表力量权威,能驱邪避凶,寓意吉祥如意、长寿(音同“长兽”)。小木作匠人将云彩、花草等程序化、抽象化的线条组成龙头、龙身、龙足等,围绕在香炉蝙蝠、吉祥文字和二十四孝、戏剧人物等人物故事边,反映传统文化、民间传说、文学故事以及闽南人对自然的热爱、动物崇拜和祈福辟邪的意愿。

相比于大木作的粗犷沉稳,小木作更显精巧灵动,是连接建筑结构与生活场景的桥梁,让冰冷的木构充满烟火气。

## 木雕注入灵魂 冷木头讲出温暖精神世界

如果说大木作是筋骨、小木作是皮肉,那木雕就为闽南传统民居注入了灵魂——这些木雕丰富、生动、鲜活,把民俗寓意、家国情怀、审美追求刻进每一刀,藏着闽南人的精神世界。

直接承重的梁、柱、檩等大木构件,一般不作雕刻,最多仅装饰线脚;次要承重的斗拱、瓜筒多作浅浮雕;连系构件垂花、托木、束随、通随等则可用透雕。

这些木雕,绝非随意点缀,其题材与位置,主打“雕必有意,意必吉祥”,暗含着一套完整的“人生叙事学”。人口门楣上,常见“狮子戏球”浮雕,寓意辟邪纳福、镇宅讨喜。门口的瓜筒、垂柱上,雕着狮子拉木、仙人瑞兽、莲花牡丹、宫灯花篮等,体现富贵吉祥、喜庆欢庆。抬眼望向厅堂最主要的梁枋——“灯梁”之上,往往雕刻“麒麟送子”,与灯架悬挂的灯笼一起寓示人丁兴旺。斗拱之间,卷草梅花、喜鹊仙鹤、鲤跃龙门、螭虎飞天等,承

托吉祥。雀替上,则雕有“郭子仪拜寿”“八仙过海”“二十四孝”寓意福寿双全,也雕有“穆桂英挂帅”“三国演义”等故事片段,昭示忠义传家,润物细无声地传递家风家教。

在更私密的空间,雕刻则变得亲切而活泼。帘扇上的文房四宝、瑞兽宝瓶、神话传说,体现主人人文意趣。孩童房窗棂上的“螭(zhōng)斯衍庆,瓜瓞绵绵”,祈愿多子多福、世代延续。书房门扇上的“梅兰竹菊”线刻,都在细微处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期盼。

工匠们运用线雕、浮雕、透雕、圆雕、嵌雕、贴雕等多种技法,让冰冷的木头绽放出生命的活力,有的还给木雕刷上金漆。花瓣似乎含露欲滴,鸟雀仿佛振翅欲飞,人物的衣袂在方寸之间飘动生风,阳光之下金光熠熠,富丽堂皇。它不仅是装饰艺术,更是闽南文化的载体,把中原文化、海洋文化、侨乡文化熔于一炉,成为读懂刺桐泉州的“木刻史书”。

## 汲取传统智慧 闽南美学疗愈身心

数字技术等方式,把闽南工匠们的木作精华从“遗产”变成“日常”——精美木雕样式成为文创品,变成摆件、挂件、冰箱贴。咖啡馆、民宿、文创店、餐饮店,将淘来或模仿的木作构件摆到墙上、做成背景,担当“氛围组”,为今日生活增添时光韵味。越来越多的闽南传统民居,被不断活化利用,成为人们沉浸式感受宋元海丝、闽南风情的网红场所,让人们在慢下来的时光中感受穿越历史的文化力量,实现传统与现代共生。

▲蔡氏古民居屋顶花格窗(资料图片)

